蘇長公密語目錄

卷六

記

仁宗皇帝御書飛白記

勝相院經藏記

大悲閣記

虔州崇慶禪院心經藏記

四菩薩閣記

南華長老題名記
清風閣記
衆妙堂記
思堂記
石鍾山記
傳神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墨君堂記

寶繪堂記
超然臺記
凌虛臺記
李太白碑陰記
淮陰侯廟記
遊桓山記
放鶴亭記

鍾伯敬許開口似人切題說來字字情理相關

蘇長公密語卷六

記

仁宗皇帝御書飛白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

出于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
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
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
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
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懽心才智不用而
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
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
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

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而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

畫以宪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于名山或流于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簡石贊評泛仁字立論飛白且置

鍾伯敬評看本末之文才人文士自然俛倖

不来

王聖俞許叙致縱横爲玄釋自足此所謂象[illegible]者也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脩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城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珍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於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

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
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
有所得如衆饑人入於大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
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
米作無礙飰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
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
是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
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

王剥石居鐘山一日方客處得此記展誦于風簷之

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舍者了無一物如焦穀等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

下喜見影須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妥容請問之以曰日勝日負不若曰勝日負坡以問之拊掌大笑以為知已

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曰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寱說

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王聖俞評佛教維摩玉於思議不參而反借莊嚴色相以顯其趣此篇數彼法中語金似

樓迂齋許君拈起甚麽一種話頭便被他對副了覌此文如生蛇活虎不惟義通微亦是佛書精熟所謂信手拈來物物真者

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
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
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
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吾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脫去障蔽自標形神）
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
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陁羅臂八萬四千清淨
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自作引入人事）

層〻變層〻奇

錢東湖評此段皆吾儒太乙順逆道理非徒爲佛作記者

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

心成意實可以爲我佛矣

摹寫簡而盡

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
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
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
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
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
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
其義欲修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
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措

彌摩撕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安舉者復作大閣
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
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
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
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背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
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
手目菩薩千手千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

錢文登評言言是佛〻

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
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
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
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
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
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
具千手目

王聖俞評叅玄正如叅獄樂叅得遂時翻覆

如意

陶石簣許是楞嚴入流亡所一段註䟽亦易無思也一段註跡長以點破此意便爾玩出

鍾伯敬許道理爛熟拈着即是不知其為佛為儒也又許其文所以妙者不在引用佛典而其辯鋒圓熟有捷層疊變化不可謂不從楞嚴維摩諸經中出他人一學之便醜矣故拈此一篇可以示人

遂[illegible]禪宗

佛与菩薩猶聖之与賢其中甚懸絶即十地菩薩亦自不同

虔州崇慶禪院心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同者論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

而道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
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
能忘聲則語言難于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
於刻琱及其相忘之至也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
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
妙達不旣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
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
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是

一語甚徹

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从自入獨聞之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
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
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嗚呼吾老矣安得數年之
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
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
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
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

遷過虔州與通守奉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
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
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
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三老之間勸導經營銖
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悉此三
士之勞爲一言記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
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
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

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金剛經云無所住而生其心可以參思無邪之旨

文安故是奇人

皆行人所為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菩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供全遂竅其兩版以

至性人

奇

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版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于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

鐫作[illegible]評語
成毀處心契

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
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二世
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唯恐失之而其子孫
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
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
霍吾足可斮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
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
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

如此言守方可免癡

此人亦不乞

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廢鬼者然則
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
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取之若其聞是而不
悛不惟一觀而巳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
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多矣而況
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
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巳又何知焉
旣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盡先

石像共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

陶石簣許可以破慳

鍾伯敬許明皇所不能守而僧守之子瞻之父以布衣得之子瞻又為其父捨之而教僧守之機緣節目妙妙不可思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一語用世法說佛法此善護佛法者也末段罵人亦復喚醒人

西石錢希閱

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爲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爲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眞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爲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千刼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爲聖人之道始於

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
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
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
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
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
而相爲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葢學
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爲浮屠氏不知者以爲
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

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玫南華爲律寺至吾
宋天僖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
明公葢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
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
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矧吾
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爲我記之居
士曰諾乃爲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爲記建中靖
國元年正月一日

鄭孔肩抒從題名兩字成文

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烏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已有不

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
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
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
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
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
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
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泯
汝之軒𢈔闌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

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陶石簣許凄微宛轉鷥䮝變幻方之莊生齊物

如欲伯仲

陋字有膝二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

精奇

叅悟

風雨而步中規矩蓋渙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嘆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予未覩眞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

老先生徑不
指出

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
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鷄而問之
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
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
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紹聖六年三月十
九日蜀人蘇某書

王聖俞許無限妙解歸之一夢見此解又不
可執也

陶石簣評以不思記思堂自然奇絕

錢文登評云前面言不思處凡六段中引隱者奇絕結尾數語卒歸本旨更見變幻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

思甚于欲獨創之論

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

無思無邪詩
易相為表裏

不飲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
謬乎雖然亦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
言始無為
隻取得好
標此一語其
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
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記

王聖俞評翻案立意甚奇

鍾伯敬評先師雷何思太史云此等学力非子

瞎不能看此等議論非子瞎不能作蓋先生嘗以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為學問真受用于此可思而得之令人將告子作一條強看耳

姜鳳阿許記思堂而專說無思之妙辭義相謬而意實相通所謂無中生有以死作活射雕手也

王聖俞評云千古文人淮南華老仙太史公蘇長公字字挾飛鳴之勢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

何等興趣

陳眉公評逼真

丁丑余自齊安舟行至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于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

得此倍詭妙鍾伯敬許四句杜撰得妙

徐而察之則上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

权得佳

小舟夜泊絶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
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逦以斧斤考
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盖嘆酈元
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王聖俞評山水怕经好事者一過便討出幽勝
隔石贊評平铺直叙却自波折可喜此是桂
靈上帯来文字今古所希
鍾伯敬評真窮理之言所謂身到處不肯
放过也可見窮山水之情者不是好事直
是虚心細心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

錯作斂許
又淫天字襯
出意思二字

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僧惟眞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太似南都程懐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懐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

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陶石簣評此法從顏長康來無人道

鍾伯敬評特識名言觀人用人之道俱不外此

王聖俞評
入手數語得
畫家之深者
是後踈〻恭
直是不作文
字號而讀之
曰文字耳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縱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

跌法好

縺你敬許許多觧幻觧之于學使人有下手處

李卓吾評趣

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斷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不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

長公有詩云為愛鵞谿白繭光即絹也

吾將以爲韈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

篔簹竹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

有此失笑長么那得不哭大笑

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
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余曰此竹數尺
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
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
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淸貧饞太守渭濵千
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
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
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

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喬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嚋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于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陶石簣評戲笑成文

李卓吾評畫家不可不知

与可知墨君長公知与可神存象先意超言表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于與可者

李卓吾評此段甚好

讚得妙

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踈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于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

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
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
與可之于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
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
象而藏于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明此可與交友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

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塜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夫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于書輕死生而重于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

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
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
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于是乎二物者
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
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
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于書畫作寶繪堂
于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
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

而遂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陶石簣許可當收藏書畫家一帖藥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

跌滑妙

透露

蝦上下皆玉
山藏了好處
之

之矣彼遊于物之內而不遊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

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

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
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
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
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
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
樂者蓋遊于物之外也

凌虛臺記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于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于其下見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于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

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于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于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于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

一語終而峭

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于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于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于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于公退而爲之記

以記寒想今作臺者悚態

鍾伯敬評
太白狂士也五字拈得着忽尋一氣字見狂者之用又尋一識字見狂者之器一篇深說得透

王聖俞評
淸自修辭品借古人文字代我筆舌夏侯孝若贊直可移以狀太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

白也者亦悪
一討其出於孝
若不出於子
贓也千古一
心正堪洒然
璘鎮江陵時
脅白爲府僚
故其詩曰夜
半水軍來迫
脅上樓船辭
官不受賞翻
謫夜郎云

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贅勢出不休顯戚不（不得爲害）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茅鹿門評古來豪傑所被櫨口之汚衊者多
長公此一番洗刷極是

淮陰侯千古
知己

淮陰侯廟記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内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鵬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于漂母抱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跨下泊乎山鬼反璧天亾秦族過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

戰必勝攻必克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
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
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
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
噫自古英雄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湮滅而
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曰書軌新邦英雄
舊里海霧朝翻山煙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
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

有目無睹不如將軍用之如虎

英雄所為亦自不凡

讀之令人寒栗

遊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于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于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

況于椁乎況于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雕
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雕而有知也聞
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
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嘆乃歌曰桓山之
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
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
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肆軾
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詈罵之語使人感概

鍾伯敬評妙
于觀物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

山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
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
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
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清遠閒放
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
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
鶴則亾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

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
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淸遠閒放如鶴者猶
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
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
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
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
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

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鄭孔肩許此記絶類初唐人作

蘇長公密語卷之八終